

《雙桂軒尺牘》若干史事考訂 —與朱先敏博士商榷*

蔡丹妮**

在近代問世的大量尺牘教材中，《高等女子尺牘教本》是鮮有人知的一部。該書初於 1907 年在上海出版，著作者註為丁善儀。迄今為止，筆者僅見鄭逸梅(1895-1992)對其有過簡評：「無錫丁善儀女士，號芝仙，少工書法，善詩詞，嫻繪事，有三絕稱。著有《高等女子尺牘教本》，共 40 餘篇。藻思綺合，清麗芊綿，條鬯任氣，優柔憚懷，誠心聲之

* 編按：蔡丹妮博士來信對本刊文章提出商榷，該文為：朱先敏，〈才女暮年：丁善儀《雙桂軒尺牘》中的隨宦日常與戰前述聞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 36（2020 年 12 月），頁 59-100。原作者朱先敏予以回覆。本刊編委會秉持學術討論立場，同意刊登此一論辯。

** 現任杭州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，兼任加拿大麥吉爾大學(McGill University)「明清婦女著作」數據庫研究助理。

獻酬也。」¹ 系統研究過 20 世紀初女子尺牘的鄭愛敏注意到該書的信息，卻未曾見過其中的內容。² 根據筆者的研究，該書是以丁善儀的《雙桂軒尺牘》為藍本，對信文進行增補、刪減、註釋而編成的教材。關於兩個版本的比較，筆者的英文博士論文已有專門的討論。³ 鑒於《雙桂軒尺牘》內涵之豐富超出博士論文的考察範圍，筆者同時還單獨撰文，介紹丁善儀的生平交遊，並將其書信用語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來分析，為此搜集了《雙桂軒尺牘》之外的不少相關史料，用以與尺牘相佐證，即將出版。⁴ 近日，筆者偶然讀到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刊發的朱先敏博士探討《雙桂軒尺牘》的專題論文。⁵ 該文對於尺牘內容做了較為細緻的考察，從中得出的結論整體上也是客觀、可信的。

不過，筆者也注意到該文的幾個有待商榷的細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個別細節的準確與否，難以從《雙桂軒尺牘》本身得到求證，而是需要參考存世的其他史料，這也是筆者在即將刊發的英文專題論文中所採用的方法。當然，指出該文的細節問題，並不在於質疑、也不會削弱該文的價值與貢獻，

-
- 1 鄭逸梅，《尺牘叢話》，收入《鄭逸梅選集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卷5，頁756。
 - 2 Oi Man Cheng, "Model Missives: Epistolary Guidebooks for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," M.A. Thesis,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, 2013, p. 245.
 - 3 Danni Cai, "Epistolary Knowledge for Mass Consumption: Letter Manual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(ca. 1831-1949)," Ph.D. Dissertation, McGill University, 2020.
 - 4 Danni Cai, "Epistolary Gentility of Literary Women in the Mid-Nineteenth Century: Crises, Health, and Friendship in Ding Shanyi's Letters," forthcoming.
 - 5 筆者於 2021 年 5 月 2 日從網絡渠道首次閱讀全文。

而主要是希望補充更多公開出版卻不被關注的史料，勾勒出更具體的歷史場景，以加深對於尺牘文本語境的理解。這種擴充史料的思路，不僅適用於對《雙桂軒尺牘》研究，也可以沿用到對其他女性文集的研究中。筆者不揣固陋，略加闡述，以求教於方家。

筆者最先注意到的是《雙桂軒尺牘》信件的年代問題，對此，朱先敏博士似乎並不十分確定，在論文中給出了兩種說法：正文提到書信的寫作時間為咸豐十年（1860）（頁 65）、「書信的時間跨度並不長」（頁 68）；而註釋 22 則推斷其「書信跨度不超過 6 年，下限不晚於咸豐十年」（頁 68）。實際上，這些書信不會是同一年內完成的，這在信文中已有提示。最明顯的是包含「春」、「夏」、「秋」、「冬」的季節辭彙透露了由「寒」轉「熱」的更替，揭示出年份的推移。那麼，這些信件是否寫於 1860 年之前的 6 年內呢？雖然所有信件的確切寫作年代無從得知，不過筆者認為《雙桂軒尺牘》的信件大多寫於 1852 至 1853 年間，最直接的線索在於多封信中談及楊炳移權秀水。根據光緒《嘉興府志》的記載，楊炳於道光二十五年、三十年（1850）、咸豐三年署嘉興縣知縣，於咸豐二年（1852）、六年署秀水縣知縣，於咸豐十年署嘉興府同知。⁶ 而嘉興縣知縣一職從 1850 年「楊炳再署」，直到兩年之後，才由他人接任，這與丁善儀信中所述「外子兩載嘉興，萬分掣肘，迺忽量移秀水」吻合。⁷ 通

6 許瑤光修、吳仰賢等纂，《光緒嘉興府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），頁 774、800、801、813。

7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（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4），冊 33，頁 244。

過數據庫檢索，筆者進一步查詢到楊炳自 1827 年秋至 1859 年夏的任職履歷，整理如下表。⁸

楊炳任職履歷表（1827-1859）

年 份	地 區	官 職
1827 秋 1830 冬 1831 冬 1833 夏、冬 1834 春	直隸	恆裕庫（誤作 “康”字）大使
1839 夏、冬 1840 秋、冬 1841 秋	雲南澂江府河陽縣	知縣
1845 秋	浙江嘉興府嘉興縣	知縣
1846 春、冬 1847 夏、秋 1848 夏	浙江溫州府永嘉縣	知縣
1848 秋、冬	浙江寧波府石浦廳	海防同知
1849 夏、秋	浙江溫州府永嘉縣	知縣
1857 秋、1858 冬、1859 夏	浙江寧波府鎮海縣	知縣

遺憾的是，統計中 1850 年至 1857 年間的數據缺失。不過，結合不同地方誌為楊炳所作的小傳，可以基本確定的是，秀水之任在 1857 年之前。⁹

此外，《雙桂軒尺牘》信文還有幾條值得注意的線索，有助於縮小時間範圍。以目錄所列信件的先後為序，第 7、8 封信是給梁恭辰夫人，內有梁恭辰「越郡綰符」、「新權越郡」之說。¹⁰ 據查，梁恭辰於 1852 年署紹興府知府，因此

8 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，<http://vis.cse.ust.hk/searchjsl/>（2021 年 5 月 9 日檢索）。

9 例如陳瑀等編，《民國杭州府志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3），卷 122，頁 81。嘉興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，《嘉興歷代碑刻集》（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490。

10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（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4），冊 33，頁 227、229。

這封信應當寫於其後不久。¹¹ 其次，丁善儀給「慶夫人」的一封信（第 25 封）提到了「日昨接閱省抄，欣稔師大人寵荷綸音，榮陳臬事。」¹² 據筆者考證，慶夫人為時任浙江溫處分巡道慶廉（雲浦／圃）的夫人，而慶廉曾在 1851、1852、1856 至 1857 年皆有浙江按察使的從政經歷。¹³ 丁善儀的賀信當在官方邸報發布之後。另外，從賀信的語氣來看，此次當為慶廉初次被提拔署理臬事，因此 1852 至 1853 年間作為賀信寫作時間是很有可能的。再次，信件中有關太平天國戰事的細節也值得考證。在第 10 封信〈致潤卿妹〉中，有「長沙被圍，比聞屢挫凶鋒，豫章一帶，防堵極為嚴密，可以無虞也」之句。¹⁴ 第 19 封信〈上某太夫人〉有「刻下楚氛未靖」之語。¹⁵ 據查，太平軍曾於 1852 年 9 月至 11 月間圍攻長沙，清廷派兵抵禦，並從他省調兵趕赴江西。¹⁶ 由於長沙久攻不下，太平軍轉戰湖南其他地方，直到 1853 年初才沿江東下，當年 2 月攻破江西九江，3 月佔領南京、江蘇鎮江、5 月攻下安徽多地。¹⁷ 這與第 40 封信〈致某太夫人〉中提

11 任桂全總纂，紹興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：《紹興市志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1634；杜宏春編著，《吳棠行述長編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16），中冊，頁 530。

12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55-256。

13 人名權威·人物傳記資料庫，http://archive.ihp.sinica.edu.tw/ttsweb/html_name/search.php（2021 年 5 月 9 日檢索）。

14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33。

15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46。

16 郭廷以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6），下冊，頁 187-196，

17 郭廷以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，下冊，頁 207-208、222、228-230、236、254。

到的「鎮江、寧國（屬安徽）警信頻來」吻合。¹⁸ 第 40 封信同時提到了「移家來越」、「邇來天時亢旱，民不聊生」。據查，諸暨在 1853 年 5 月曾出現嚴重的旱災。¹⁹ 綜上來看，1852 至 1853 年是這些信件寫作較為合理的時段區間。朱先敏博士認為《雙桂軒尺牘》中的信件按照時間先後排序（頁 68），對此筆者基本同意。²⁰ 由此推斷，目錄所列前 40 封信的寫作時間應當不晚於 1853 年中期。

頁 61 的正文稱《雙桂軒尺牘》「收錄了丁善儀寄送給女性親友和弟弟的 48 封書信」，表述不準確。據筆者統計，《雙桂軒尺牘》收錄的是 47 封書信，其中 4 封是給男性親屬的：楊炳已故前妻之弟王春綬、弟丁氏（明府當為縣令尊稱）、甥竺珊（論文一律寫作「筑珊」，似為筆誤）、兄丁彥和（暢之，1793-1860）。同頁腳注 1，「葭思」應為「菽思」，典出《詩經·蒹葭》。²¹ 該典在《雙桂軒尺牘》中還有其他形式，包括「葭邈」、「露霜」、「洄溯」、「葭蒼露白」。²²

頁 66 的正文引用林玫儀的研究而推導出的「丁善儀及其夫婿楊炳的姻緣也是這樣一個家族關係網下的產物」說法有誤。楊炳為江西新城人，與林氏論文所考察的無錫楊芳燦並非一家。關於楊炳的身世及與丁善儀結合的經過，在筆者即將發表的論文中會有介紹。

18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83。

19 應銀橋主編，《諸暨農業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），頁 556。

20 是否有信件是同一時刻寫作並同一天派送的不得而知。

21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65。

22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19、236、244、247。

頁 68 的腳注 23 所引的信文，筆者有另一種解讀方式：「但鄉愚蛙見，自妹抵寓以來，（鄉愚）已形驚異，近日風聲鶴唳，（妹）頗知爲避亂而來，未免留心窺測。」

頁 69 的正文提到的荔果、耳挖、金腿鯊魚是分別寄給慶夫人、淡仙三妹、伯服姪婦的，²³ 而非前句提到的回贈陳夫人、梁夫人、外孫女。同頁正文的「地處東北的檢珊」說法缺乏依據。在〈致檢珊妹〉中有「燕吳迢遞，音敬久踈」之句。²⁴ 「燕」爲河北別稱，有可能指代當時的直隸。

頁 69 至 70 頁的正文引文應刪除「知關」二字。斷句當爲「俟月初接篆後，再行進署。知關錦注，用以縷陳。」

頁 70 的正文有「第三妾育有一子」的引文，而原文寫作「三妾於十九日又生一子」。²⁵ 另據早前信中提到「刻下赴省需次，眷屬暫寓鴛湖」、「又緣侍姬分娩在即……當將兩妾母子留省調治」推測，楊炳一家在三妾添丁之前已經搬離秀水。²⁶

頁 71 的正文「二哥」應爲「二兄」。²⁷ 同頁正文的另一處引文應刪除「吳寓」二字，改斷句爲「伯服何日可以自里起身？吳寓自臻安善。」²⁸

頁 73 的腳注 39 當爲收到荔果，而非「送上荔果」。²⁹

頁 77 的正文一處引文有缺字，應補充三個字，爲「唯

23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17、233、250。

24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36。

25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85。

26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66、274。

27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39。

28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34。

29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30。

熊夢之占，固可期諸旦晚」。³⁰ 同頁正文倒數第四行「亦不可支」應為「益不可支」。³¹

頁 78 的正文「可見兩位收信人（某夫人、張世嫂）……是楊炳轉任各處時結交的同僚」用詞不準確，似可加上「家屬」一詞。同頁引文中的「迄今未奉到」應刪除「今」字。

頁 79 的正文「丁善儀以家庭成員——妹……」中的「妹」應該加引號或是改為「自己」以免引起歧義。

頁 86 的正文對於余夫人和某太夫人關於寄存箱篋的討論，筆者有不同的看法。據筆者考證，余夫人為時任杭州知府余士璫（菊農）的夫人，當時應該仍然住在省城杭州，而非「準備逃往省城」。³² 尺牘集中沒有信件告知余夫人後來是否有箱篋寄來，更不存在丁善儀將余夫人的箱篋寄給某太夫人代存的信息，反倒是某太夫人寄給丁善儀箱篋 14 件托她保管。丁善儀給某太夫人的信件原文如下：

清和下浣，道出武林，匆匆趨侍，祇以渡江星急，未能鬯話離悰，拜別依依，忽將兩月，俗冗碌碌，尚未裁箋，正深抱歉。茲於月之望日，楊升帶到諭言並箱篋十四件。敬稔伯母大人餐衛咸宜，珍調漸愈，慈雲在望，鎮日傾心。姪女移家來越，實緣禾地卜居匪易，兼之鎮江、寧國警信頻來，故爾決計東渡，非知此鄉之能安磐石也，所以僅帶隨身行李而來，餘俱寄存杭禾諸親友處，此楊升目擊深知者。邇來天時亢旱，民

30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15-216。

31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19。

32 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，<http://vis.cse.ust.hk/searchjsl/>（2021 年 5 月 9 日檢索）。

不聊生。適有省中兩處移來僑寓，荒村蛙見，日來頗有謠言，正在日夕愁慮，去住兩難。今忽發到多箱，殊為惶悚，毅然代存，惟恐設有他變，若交原使帶回，值此時艱，往返實非易易。姑且代存樓上，一俟慈駕遷移定所，即祈差妥人取去，庶可放心。此地如仙樂土。姪女之物，豈肯轉存他處？以此俯察，當可不言而喻矣。專此奉覆，即請尊安。³³

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，某位太夫人可能是為避難而即將出行，在沒有提前商量的情況下，直接派楊升給丁善儀帶來了一封信以及 14 件箱子。這給同在避難途中的丁善儀造成了極大的不便，所以她在信中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，提到自己正因時局動盪而行李從簡，而這位長輩卻「忽發到多箱」，讓她更加為難。不過礙於情面，她還是勉強接收，並且用得體的語言寬慰長輩，允諾代為保管直至長輩到新住處安定之後。這封信用寥寥數語勾勒出一位世事洞明、人情練達的官宦之家女性，在筆者即將發表的論文中亦有分析。同頁的一處引文「間日來頗有謠言」應當刪除「間」字。³⁴

頁 89 的正文提到丁善儀「逃到暨陽兩年後」與原文中的「來浙兩年」有出入。³⁵

頁 90 的正文提到丁善儀的女兒棣香（論文一律寫作「隸香」，似為筆誤）在杭州為其打探東渡時機，而丁善儀信中曾表示「鄉間有女兒照料」、「女兒書來備述村居荒僻，諸

33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82-284。

34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83。

35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92。

事不便」。³⁶ 據此推測，其女可能已經先打頭陣，前往鄉下探路，以迎接丁善儀一行人的到來，而非留在杭州城內出謀劃策。另外，同頁引文中的「祇得令大女契同女媳前往追隨。卅載一旦遠違，暮景衰頹何以堪此」應改為：「祇得令大女契同女媳前往。追隨卅載，一旦遠違，暮景衰頹，何以堪此。」

頁 95 的「徵引書目」中丁善儀《雙桂軒尺牘》的影印本出版時間當為 2014 年，而非 2004 年。

以上這些細節問題不會從根本上影響〈才女暮年〉一文的闡述和結論，目之所及，一併列出。拙見僅供參考。

36 丁善儀，《雙桂軒尺牘》，《清代閩秀集叢刊》，冊 33，頁 272、274。